

## 抗战记忆

## 同舟共济济时歌

——抗日战争时期的“同济长征”(二)

在昆明,同济校址极为分散。学校总办公室先在临江里106号,后在武成路468号。工学院在富春街富春中学内。理学院在青莲街。医学院前期上课分散在水晶宫、八省会馆、青莲街、富春街、商业学校等处。医学院后期在福照街商业学校。医学院附属医院在翠湖南路4号赵公祠。附属中学先在青莲街,后迁福照街商业学校,1939年再迁宜良狗街西村杨家祠。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先在木行街,后迁双塔寺女子师范学校,再迁至水晶宫、八省会馆,最后迁西仓坡1号。图书馆在富春街太阳巷1号。测量馆在富春街富春中学内。实习工厂在龙翔街、拓东路,解剖馆在八省会馆。学生宿舍分散在文庙东巷、庆云街太平巷、水晶宫、八省会馆、富春街等处。校舍如此分散,在管理、教学和生活上,给广大师生员工增添了不少困难。学校曾在昆明海口自建校舍的计划,但因经费筹措困难,未能实现。

1940年初夏,昆明物价飞涨。六七月份,日机不断侵扰,打乱教学秩序,威胁师生安全。秋后,日机加紧狂轰滥炸,上课受到极大影响,高职

机械学生不幸在小坝附近被日机炸死后,更使全校师生感到生命难以保障。同济领导层紧急商议,决定迁往四川。学校成立了迁建委员会,由周均时校长任主席。8月24日迁建委员会会议又选出周均时、毛毅可、陈士敦、凌翼支、周继健、黄榕增、倪超、王葆仁、唐英、王世模、沈来秋11人为常务委员,下设紧急处理组、校产运输组、总务组和员生旅运组,分工进行迁校工作。

学校向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同济校友钱子宁发电报求援,请他在宜宾与泸州一带为同济寻找新校舍。钱子宁面对母校迁校大事,立即组织人员,想方设法,四处奔波调查。当时的宜宾从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内迁的机构颇多,早已人满为患,无法安插拥有几千名师生员工和家属的同济。下游的泸州比宜宾情况更为严重,几乎无立锥之地。于是,就在宜宾和泸州之间的江安县和南溪县寻找。江安县已有国立剧专等单位捷足先登,无力他顾。南溪县还有条件和能力安置,但当地官员、士绅不乐意多事,担心“下江人”涌进这个江边小城,影响治安、风俗,造成社会动荡,谢绝寻找校舍的要求。

南溪县所属李庄镇士绅罗伯希和王云伯听到同济急于寻找校舍而南溪县拒绝安排的消息,两人议论,取得共识:“他们不要,我们来接待。”于是,连忙找到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的罗南陔说明了一切。罗是读书人出身,向来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并召集一批士绅名流到自己家中共商决策,经过几小时的反复权衡,充分议论,与会者最终达成共识,如果同济大学有意迁居李庄,大家将竭尽全力为其安置。

经钱子宁与李庄当地官员、士绅进一步洽谈,李庄方面为表示诚意,由罗南陔当场起草了一份“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字电文,请钱子宁发往昆明的同济大学。随后又写了几份函件,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等方面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分致同济大学与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等机关。

同济校方接到电文、函件后,十分高兴,校长周均时当即派出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南赴李庄考察落实。

9月30日,决定校部和大多数单位迁往李庄,医学院后期和附属医院迁往宜宾,并在重庆至圣宫7号、泸州峨眉体育会、宜宾西西街9号分别设立办事处。

10月,大学部先停课(附中和高职仍在昆明上课,直到1942年方迁李庄),开始第六次迁校从昆明迁到四川李庄、宜宾。

这次迁校,经川滇公路和滇黔公路入川,山陡路险,汽车经常失事,旅途非常困难。1941年3月4日学校装运测量仪器的卡车,就曾在贵州威宁附近翻车。

李庄镇位于宜宾以东的长江南岸,属四川南溪县,背山临水,是一块沿江的狭长平原,为宜宾东下泸州、重庆的水路门户,它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也是川南山区农产品外运的中转站。该镇街区东西长约1公里,南北宽500米。它距西面的宜宾市和东面的南溪县城均为25公里。交通上,除有重庆、宜宾之间定期班次轮船经李庄外,宜宾至南溪还有小火轮每天往返途经李庄,所以,交通尚称方便。

这里,原有省立宜宾中学、群贤女中和完全小学两所。在全国乡镇中,李庄教育事业尚称发达。抗战中,随着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类体质研究所、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文化学术研究单位相继迁来,镇上和周围乡村人口激增,文化水准亦随之提高,当时李庄成为与重庆、成都、昆明并列的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

李庄镇上一无电灯,二无书店,三无影剧院。同济经过6次流离颠沛的搬迁后,在这里,开始了没有敌机骚扰,比较安定的教学和生活。

李庄是一个具有1000多年历史,留有“九宫十八庙”的老镇。同济由

于先到,大部分单位安排在镇上的庙宇中,小部分租用私人房屋。校部总办公室设在禹王宫,工学院在东岳庙,理学院在南华宫,工学院前期在祖师殿(由李庄小学迁让),图书馆在紫云宫,大地测量组在文昌宫,体育组在曾家院子,实习工厂在官山,工学院男生宿舍在东岳庙东侧和羊街,女生宿舍在慧光寺,教师宿舍在大夫第、羊街、可颐园、肖家院等处。教授新村及门诊部在官山,职工宿舍在蕨柳坪巷及救济会院。附设高职在罗家祠,后迁官山教授新村后面。附设高中先在羊街肖家院,一年后迁官山。德文补习班先在紫云宫,后迁官山实习工厂侧,改名新生院后,迁至夏夏坝新漏棚。

宜宾市古称戎州叙府,位于金沙江和岷江合流处,为长江上游的第一港,全年均可通航,为川西南、滇东北一带物资转运的枢纽,商业颇为繁荣。市内住宅除少数砖石结构外,多为木瓦房。全市只有一个小型公园和两个电影院,无自来水厂,市政设施十分简陋。为了让医学院后期学生进行各科临床实习,接触较多的病人,所以经多方面联系协商,医后特安排在宜宾女学街立女中,附属医院住院部在西郊花园,门诊部设在女学街前都司衙门,南门诊所在黄州馆,附设助产护士班在医学院后期内。

到达宜宾和李庄后,同济才开始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光,直到1946年回迁上海。(同济大学档案馆)

## 闲话花街

## 荐头店与钟点工

■郑树林 文剪/纸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提高,对家政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家政公司也越开越多,有专门对外的,有对老人的,也有对特殊家庭的,旧时上海人称之为开“荐头店”。

“荐头店”顾名思义,推荐人做佣人,店主称荐头,亦即现今的介绍人,走进荐头店待雇的男男女女,女的称烧饭娘姨,男的称烧饭师傅,与现在的“钟点工”类似。荐头店一般都直接挂牌,广告语也写得明明白白:“男女佣役介绍”,并附有“至亲好友,无保还荐”之字,说明当时荐头店在荐佣时注重担保,确保发生事情之后,可以找到人。

开设荐头店的老板,大多数是一夫一妻,故亦叫荐头店为“夫妻店”。荐头店一般只有小小的一间屋子,居中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靠背椅,两边靠墙放着长凳,是准备给待雇的人就坐的。

荐头店所介绍的职业,有妈妈、粗做、车夫、茶房、门房、厨房、厅差等,这些职业大多是没有技术的力气活,是贫穷人以力气换取衣食的行当。每天上午,待雇的人陆续赶来店里。他们大多数是妇女,年老的、年轻的、健壮的、瘦弱的,并肩坐在长凳上,等待雇主前来挑选。

荐头店的伙计一般都经验丰富、能说会道,能应付自如地接待每

一个来挑选待雇者的雇主。那时候上海人家需要请保姆、钟点工、妈妈时都会到荐头店去选,因为这些荐头店推荐的有保障。

从荐头店到家政服务,现在上海又有了社区服务点,而且统一管理挂牌上岗,使雇佣关系明确,为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 岁月悠悠

## 农场那些男女事

■叶基毅 文

在一次农友的聚会上,有一档特殊的节目,就是请那些“插兄插妹”后来结成伉俪的夫妻上台亮相,并当众谈谈他们当年在农场恋爱的过程。目睹一对对曾经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已变成鬓毛染白霜的老夫老妻,在大家掌声和笑声中大大方方走上台,共同经历过那段知青岁月的我,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一大批知青中学一毕业就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奔赴农村农场。那时大都是十七八岁,正是青春萌动、情窦初开的年龄。一些出身于书香家庭的农友,偷偷地传阅着《安娜·卡列尼娜》、《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禁书。从“穷街”走出的一些农友,悄悄地又津津乐道地传播着最近发生的农场“绯闻”。虽然那时年轻人的情感遭到人为的压制,谈情说爱被作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受到批判,但男女间的那种美好情感,就像埋藏的地下水暗中涌动。

听着台上一对对老夫妻们恋爱的经过,正印证了“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不可抗拒的成长规律。归纳他们的恋爱史,大致有以下类型。

有的是青梅竹马类,“黑皮”和阿玉就属于这种类型。他俩都是70届,从小长在一个弄堂里,在学校就“敲定”了俩人的关系,中学毕业后又分配到一个农场。“黑皮”长得虎背熊腰,皮肤黝黑粗糙,他的雅号名副其实。而阿玉长得娇小玲珑,皮肤嫩白细腻。如此大的反差,在别人的眼里他俩谈朋友是不可能的。但他俩却偏偏爱上了,从学校爱到了农场。那年年底宣布上调名单,阿玉榜上有名,“黑皮”没有上调的份。宣布名单的领导煞有介事地说道:“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必须在农场继续改造。”阿玉回到上海后依然不离不弃,一直等到“黑皮”上调离开农场,最终俩人携手走上婚姻殿堂。

有的是情投意合类,阿文和盈盈属于这一类。阿文长得斯斯文文,喜欢看书学习。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他还自学英语。盈盈出身书香人家,平时喜欢挥笔写文,与阿文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而且俩人分

别担任放水员和植保员,其工作岗位也提供了“眉来眼去”的机会。逐渐俩人擦出了“火花”,产生爱慕和感情。不料被领导发现,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反面典型进行批判。为了逃出魔掌,阿文毅然报名去外地一家工厂,怀着悲壮的心情离开了农场。虽然俩人从此远隔千里,但书信不断,爱情之火越烧越旺。盈盈上调回到上海后,“义无反顾”地与还在外地工厂工作的阿文结婚。此时此刻,望着台上他俩一脸的幸福,我想人间的纯真感情是任何势力都压制不住的。

康康与根娣这一对,属于同病相怜类。他俩都是“老三届”,也都出身于有问题需要划清界限的家庭,背负着重重的精神枷锁分配到了农场,受到周围的歧视和冷遇。在一无依靠的环境下,他俩走到了一起,尽管不在一个排里工作,但农闲时悄悄溜出农场,到附近的镇上溜达溜达,相互倾诉心中的苦闷,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然后又悄悄溜回农场,背着领导打起“爱情游击战”。直到有一年双双被上调,俩人的恋爱关系才随之公开。

阿宝和美英这一对则属于惜玉怜香类。72届的阿宝能文能武,样样农活拿得出。74届的美英身子瘦弱,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繁重的农活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时常暗中流泪。同在一个排里工作的阿宝看见后,就会主动上前帮忙,帮她割掉田里的麦子,或分挑来不及挑完的担子。碰到“三抢”农忙,阿宝会悄悄递给美英一把磨得铮亮锋利的镰刀。遇到冬季开河,阿宝事先制作了一根又柔软又有韧性的扁担。当美英挑着河泥,随着一路发出“吱呀吱呀”的扁担声,引来众多女农友的羡慕。好在那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被禁锢的爱情如鲜花绽放,似春水奔涌。阿宝爱护疼惜美英,最终打动了美英的芳心。1979年俩人分别“顶替”父母回城,3年后喜结良缘。

当然在农场里谈情说爱的男女,并不一定会结出爱情之果。回到上海后,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劳燕纷飞。这些分手的农友,大都不愿意参加农友聚会,生怕聚会时遇到“那一个”而引起尴尬。但不管最终是喜结良缘还是各奔东西,那段走过的岁月是共同的记忆。



晨曲 ■朱良城